



# 红河魂

HONG HE HUN

浩洋 著

云南民族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红河魂 / 浩洋著. - 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 2007.11

ISBN 978-7-5367-3952-9

I . 红… II . 浩… III .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73212 号

责任编辑	李福春
责任校对	唐志红
装帧设计	贺 涛
出版发行	云南民族出版社 (昆明市环城西路 170 号云南民族大厦 邮编:650032) <a href="http://www.ynbook.com">http://www.ynbook.com</a> <a href="mailto:ynbook@vip.163.com">ynbook@vip.163.com</a>
印 制	云南民族印刷厂
开 本	889mm×1194mm 1/32
印 张	20
字 数	500 千
版 次	2007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11 月第 1 次
定 价	36.00 元
书 号	ISBN 978-7-5367-3952-9/I.797

## 敬 告 读 者

本小说纯属虚构，情节与现实如有雷同纯属偶然巧合，请勿对号入座。

# 目 录

---

---

第一章		
察民情	新书记微服私访	
逼公粮	杨乡长滥施酷刑	(1)
第二章		
接风宴	茅台美酒配佳肴	
吃野菜	饔飧不继百姓饥	(9)
第三章		
情未竭	白小姐旧情难忘	
救灾民	杨书记雪中送炭	(25)
第四章		
比权势	白二嘎暗地斗法	
见情人	白小姐情如潮涌	(39)
第五章		
伸正义	救百姓除恶安民	
比高低	常委会正邪过招	(60)
第六章		
救水火	资金神降解燃眉	
拓荒山	齐心村民挖穷根	(78)
第七章		
闹工地	一触即发动干戈	
激民怒	村民有理不饶人	(89)

第八章		
为男人	两女子争风吃醋	
婚外恋	总经理乐不思蜀	(98)
第九章		
解秘笈	披肝沥胆绘蓝图	
顾茅庐	深夜访贤求良才	(109)
第十章		
揭疮疤	忍痛刮骨治顽症	
紧裤带	砸锅卖铁建家园	(123)
第十一章		
治腐败	重拳出击不手软	
查金库	零户统管堵源头	(141)
第十二章		
赴家宴	醉翁之意不在酒	
背重债	雄心壮志吹上天	(149)
第十三章		
讲科学	观念对垒比高低	
盼未来	花山引来蝴蝶飞	(161)
第十四章		
设陷阱	聪明反被聪明误	
斗娇艳	红杏出墙云雨欢	(167)
第十五章		
开秧门	万事具备盼布谷	
闹春耕	欢歌笑语荡山野	(178)
第十六章		
追巨款	拔出萝卜带出泥	
逞英雄	负隅顽抗下场悲	(182)

第十七章		
藏杀机	阴风鬼火四处煽	
何所惧	心底无私天地宽	(193)
第十八章		
得良才	如虎添翼创大业	
点战将	厉兵秣马战贫穷	(202)
第十九章		
讨公理	百名职员闹县衙	
怀六甲	梦断春城泪洗面	(216)
第二十章		
恋旧林	飞鸟茕茕思断肠	
抬望眼	人在咫尺心相遥	(231)
第二十一章		
破阻力	不拘一格举贤能	
笛独奏	滥竽且能再充数	(239)
第二十二章		
宿街头	饥肠辘辘寒风瑟	
骋商海	一石敲开致富门	(261)
第二十三章		
满怀愁	聚时容易别时难	
庆丰年	层层梯田翻金浪	(295)
第二十四章		
谋福祉	穷山沟贾商云集	
拼公理	普大炮短兵相接	(317)
第二十五章		
降天灾	十里宝地变废墟	
救苦难	千万灾民谢党恩	(343)

第二十六章		
抡大锤	劈山开出致富路	
挥银锄	开沟引来幸福泉	(365)
第二十七章		
仗权势	放虎归山殃百姓	
出绝招	欲擒故纵惩顽凶	(379)
第二十八章		
信迷信	二黑替罪点天灯	
讲科学	书记解难驱迷雾	(397)
第二十九章		
掩罪孽	杀人灭口放鼠药	
获重生	大难不死说实话	(413)
第三十章		
侃市场	高云天口若悬河	
创伟业	李福民吞并南方	(427)
第三十一章		
举正义	总会计命丧黄泉	
胁妻子	高云天穷凶极恶	(454)
第三十二章		
意缠绵	春去花落秋水寒	
书离怨	旧情未了掀波澜	(470)
第三十三章		
人空瘦	泪痕红浥鲛绡透	
今非夕	病魂常似秋千索	(493)
第三十四章		
绯闻诼	功过是非任评说	
美梦破	昨日威风瞬间过	(509)

第三十五章		
练内功	南方奋蹄闯五洲	
吐真情	白雪悔恨入歧途	..... (528)
第三十六章		
祸百姓	多行不义必自毙	
除恶魔	法网恢恢全打尽	..... (550)
第三十七章		
排阻力	执法如山不动摇	
惩贪官	党纪国法不容情	..... (572)
第三十八章		
展宏图	商海驰骋显身手	
大移民	十万村民下河谷	..... (596)
第三十九章		
守方寸	广种薄收辛酸泪	
闯新路	移民开发奔致富	..... (617)

# 第一章

察民情 新书记微服私访  
逼公粮 杨乡长滥施酷刑

“我讨厌官场：讨厌官场的虚情假意，面和暗斗；讨厌官场的昏暗与腐败；讨厌官场的浑浊与肮脏；讨厌官场的浑浑噩噩，整天沉醉在酒宴中，留得一半清醒，一半醉的醉生梦死的生活。”

命运真是捉弄人。杨帆硕士研究生毕业后，本想在科研部门从事自然科学的研究，然而命运却鬼使神差的把他推上了仕途之路。既然如此，当官就要当个好官，一个清官，一个切切实实为民的清官！杨帆这样告诫着自己。

今天一大早，他告别妻儿老小，到远离省城三百多公里的边疆地区，走马上任洪江县委书记兼县长……

雾，好大的雾。浓重得让人透不过气来。

寒冷的北风，躲藏在茫茫的雾霭之中，如同饥饿的野兽，精疲力竭地卷缩在山梁上，发出一阵阵凄凉而痛苦的呻吟……

一辆黑色的“皇冠”，在红河南岸山巅一条蜿蜒崎岖的公路上，顶着茫茫雾霭，小心翼翼，艰难地缓缓爬行。这昏天黑地的雾霭，好像给人预示着，这是一条泥泞的路；一条荆棘丛生的路；一条见不到阳光的路……

杨帆坐在“皇冠”轿车前排的座椅上，轻轻移动了一下屁股，将头倾向前去，视线透过挡风玻璃，试图想看看这块祖辈繁衍生息的土地，看看这块将由自己改造的土地。可是，浓重的大雾却把她包裹得严严实实，怎么也看不到她真实的面容。是的，也许是因为她太贫乏了，贫乏得青筋突露，骨瘦如柴，裸露出赤色的肌肤，根本就没有脸面见到自己的这位子孙。她除了用茫茫雾霭作面纱来遮掩外，再也找不出更为体面的良策。

杨帆失望地收回视线，侧过面去，问后排的洪江县委常委、办公室主任原野：“原兄，高山一年多长的雾期？”

杨帆还是像在大学时那样，对他称兄道弟的称呼。其实，论起年龄来原野和杨帆是同龄人，只不过比他多吃几餐饭而已。

“一百八十多天。”原野不假思索地回答。

“一百八十多天？！”杨帆惊讶地道：“一年一半是雾期？那高山农民靠种植什么生活？”

“旱作物和水稻。我们这里还是处于一种靠天吃饭的原始农耕，如果老天爷帮忙，风调雨顺还好，像今年我们好几个乡的高山区，水稻扬花期间遇上低温阴雨天气，稻穗变黑，就颗粒无收，连包谷饭都吃不上了，现在高寒山区的好些农民就外出当‘花子’了。”原野给杨帆介绍到这里，转过话道：“不过，以后就好了。”

“为什么？”杨帆转过首，茫然不解。

“有你呀！”原野望着杨帆笑道：“上面特地把你这位水稻系毕业的研究生派来我们县干县委书记兼县长，难道老百姓还会饿肚子？”

“你这家伙。”杨帆用手指点着原野说：“还是学校的那脾气，一点也没改。”

“是的嘛，如果还饿肚子，那我们老百姓真的是讨饭都无路可走了。”原野很认真地说。

“唉——”杨帆扯开话题问道：“现在苦笋寨的情况如何？”  
“你怎么知道苦笋寨？是不是以前到过？”原野感到好奇地望着杨帆。

杨帆摇摇头说：“没有。”

“那你怎么知道苦笋寨？”原野不解地问。

“我的老家就是苦笋寨的。”杨帆笑着说。

“不是吹牛吧！”原野的头向前微微倾斜，靠近杨帆，不相信地说。

“真的。”杨帆十分肯定地说：“我爷爷就是苦笋寨人，当年还跟多沙阿波一起打过土司，有一次被土司的人抓住了，要不是他一个朋友半夜三更把他偷偷地放了，这世界上就没有我了。后来，他参加了共产党，就一直没有回来过。”

“没想到你还是革命的后代。”原野说：“在学校时，怎么从来就没有听你说过？你不是在吹牛吧？”

“也许我偶尔提过，你没在意……忘记了。”杨帆望着原野笑着道。

原野想了想，摇摇首道：“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我一点印象也没有，你吹牛。”

“不过，我从来没有来过，这还是头一次，一来就不走啦。”杨帆又转过头笑道。

原野见杨帆那认真的样子，又不像是在撒谎，问道：“那你家苦笋寨还有没有亲戚？”

“没有啦。”杨帆带着几份遗憾地摇了摇头。

.....

说话之间，小车拐过一个大弯，突然紧急煞住，前面堵塞了长长一条大大小小的车辆。司机小李埋怨道：“可能又是公路塌方了。一到雨季，这里就四处塌方，这条路早就该弄一下了，今年来就有好几处地方塌方。”

“我们这里山高坡陡，一下雨不是山体滑坡，就是塌方。”原野补充说。

“这是什么地方？”杨帆朝窗外张望问。

“牛滚坡。”原野按动车门电纽，把玻璃放下，探头往山下辨认道：“下面有个哈尼族寨子叫牛滚坡。”

“牛滚坡？”杨帆转过头笑道：“这名字有意思。”

“你别看这名字难听，这里可是人杰地灵。”原野说。

“是吗？”杨帆半信半疑地问。

“牛滚坡乡乡长杨惹憨就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物，正经事一样不干，只知道吃喝嫖赌，横行乡里，弄得乡民怨声载道，叫苦连天。”原野一边说，一边从袋子里拿出一包“红河”翻盖烟，从里面抽出一支，用手轻轻推了推杨帆的背：“来一支吧。”

杨帆接过含在嘴里，点燃吸了一口，吐出一串浓浓的烟雾，侧身望着原野道：“那你们为什么还要他当乡长？”

“有什么办法？谁叫他是马大哈。”原野无可奈何地道。

“马大哈就可以当乡长？”杨帆觉得好新鲜，好奇怪地问：“这是什么意思？”

“马大哈是我们这里的流行语言。他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马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就是共产党员；大就是大学生；哈就是哈尼族。这……第二层意思嘛？不说你也知道。何况他还有好硬的靠山。不过，不瞒你说，你到洪江如果拿得下他，洪江的事就好办一半了。”

“他……那么厉害？”杨帆不相信地问。

“厉不厉害以后你就知道了，县里的领导他从来就不放在眼里，谁都要让他三分。”原野望着杨帆说。

“有那么大本事？”杨帆觉得原野的话太玄乎了，不可相信，含笑摇了摇头。

“你不相信？”原野很认真地问。

“相信。”杨帆点点首，言不在意地说：“你的话我怎么不相信呢？”

“也难怪，你不知道他的靠背有多硬。”

“有多硬？”

“要多硬就有多硬。你猜他叔叔是谁？”

“谁？”

“来头可大呢。”原野故弄玄虚地说。

“是谁？”杨帆转过头，好奇地望着他。

“杨副省长，这来头还不大？”

杨帆轻蔑地望了原野一眼，微笑不语。

“这来头还不大？”

“大。怎么不大呢？”杨帆连连点首，意味深长地说：“都快冲破天了。谁说不大？”

“他的姨父白二嘎，还是我们洪江一手遮天，一手遮地的县委副书记呢。”原野接着又补充说。

.....

杨帆没有理会。他打开车门，走下车，站在公路旁，左右观望着，远处什么也看不清。忽然，一阵气势汹汹的吼声，划破了空中层层雾帘，从远处冲来，刺进了杨帆耳里。

“把他们抓走！把他们抓走！关他几天，谁还敢抗粮不交，就像他们这样的下场！”

接着，吵闹声，骂声乱成一片，朝这边越来越近。

不一会儿，杨帆在雾蒙蒙中隐约看到一个矮胖的中年男子，手提一支手枪，与几个彪形大汉带着两位五十多岁身体瘦弱的老人，从离自己十多米远处的一条石板路走上了公路。胖子嘴里喋喋不休：“你们是不杀只鸡给猴看，不知道功夫……”

杨帆欲言又止。

一队人马走过后，原野走出车子，告诉杨帆：“刚才那叫得

最凶的胖子就是杨乡长。”

“你怎么不出来过问一下？”杨帆带着责备的口语道。

“让你看看热闹。我出来制止了，你就看不到这场好戏了。再说，我出来也是白费口舌，倒不如不说。”原野笑着对杨帆说。

杨帆望着他，沉默未语。

前面的车开始发动。

杨帆走近小车，对司机道：“小李，你们先回去，今天我不回去了。明天到乡政府接我。”

“那不行，白副书记正等着跟你接风洗尘，再说出问题了我怎么负得起责任？”原野心想还有一场好戏在后头，他坚决反对。

“没事。”杨帆笑了笑说：“俗话说：口渴要喝清泉水，问路要问当地人。我到洪江是新来乍到，了解民情，体察民情，这就是最好的机会。这样吧，今天我就不走了，你们两人先回去。”

原野张了张口。

“算了，废话少说，就这么定了。”杨帆拍着原野的肩膀。

原野瞪着眼睛望着杨帆。

杨帆见原野那生气的样子说：“好吧，要不这样……如果你放心不下就跟我留在这儿，怎么样？”

原野无可奈何地点了点头：“谁叫你比我的官大。”

杨帆打开车门，拿出一件大衣披在身上。原野领杨帆顺着一条光滑的石板小径，朝山下的牛滚坡村走去……

※ ※ ※ ※

杨惹憨一伙把米古和窝娘叔押到乡政府，还未进门，杨惹憨就恶声恶气地道：“我看你们还跳不跳？你们这些人是奴隶性，

给你们当人，你们却装鬼赫人，不给你们一点厉害看，不知道功夫。”

米古怒视杨惹憨，很不服气：“你以为我会怕你不成？”

“到现在你还嘴硬！”杨惹憨歪着脑袋望着米古说。

“恶有恶报，只是时间未到，总有一天你会得到报应的。”

米古瞪着大眼，望着杨惹憨骂道：“我看你今后会怎么死！”

“好！我恶有恶报。”杨惹憨猛地一把抓住米古：“老子今天就看你怎么样报！来人！”

几个联防队员听到杨惹憨的喊声，一下子就像苍蝇围拢过来。

“给我拿绳子吊起来！”杨惹憨怒吼道。

联防队员按照杨惹憨的吩咐，急忙拿出来一根经常捆人的绳子，将米古和窝娘叔捆绑起来。

杨惹憨气急败坏地又怒吼道：“给我吊起来！”

联防队员将米古和窝娘叔拖到办公楼后，吊在一棵树上。

“给我打！给我狠狠地打！”杨惹憨咆哮如雷地道。

但，联防队员谁也不敢动手。

“给我打！”杨惹憨继续命令道。

“杨乡长，这样会闹出人命的。”一个联防队员胆怯地说。

“你们怕是不是？打死了我负责！天塌下来有我扛着，你们怕什么？”杨惹憨恶狠狠地叫嚣道。

联防队员依然不敢动手。

“我看你们个个都是些熊包！”杨惹憨火了，连忙解下自己的皮腰带，在米古和窝娘叔身上不停地用力抽打。

“杨惹憨，你这不得人心的家伙，今后得不到好死，看你今后会有一个什么好的结果！”米古和窝娘叔不停地骂道。

杨惹憨打了一阵，依然不解恨，累了，歇一会儿又继续打……

另一个联防队员见杨惹憨那股蛮劲，害怕闹出人命来，便急忙拦住杨惹憨：“算了算了。杨乡长，别跟这样的人计较，大人不计小人过，这样会打出人命的。”

杨惹憨这才住手，余怒未消地望着米古和窝娘叔道：“我怕什么？打死两个也只有一双。我看他们还嘴不嘴硬！”

说完，杨惹憨拍拍手，扬长而去……